

卷三十四

書名 警世通言三十六卷
卷 天啟四年序 王氏三桂堂刊本
撰者 明 馮夢龍 撰
卷 卷三十四
內容分類 集 小說 短篇小說

索書號 仁井田 集- N4038
編號 D8621501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2150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仁井田 集- N4038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警世通言三十六卷 天啟四年序 王氏三桂堂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一卷

俞伯牙摔琴謝知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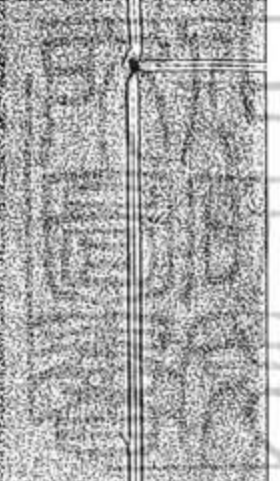
浪說曾分鮑叔金

於今交道姦如鬼

誰人辨得伯牙琴
湖海空懸一片心

古來論人情至厚莫如管鮑管是管夷吾鮑是鮑叔牙他兩箇同為商賈得利均分時管夷吾多取其利叔牙不為貪知其貧也後來管夷吾被囚叔牙脫衣薦之為相這様朋友纔是箇真正相知這相知有德相結者謂之知己腹心相照者謂之腹心相求者謂之知音總來叫做相知今日所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A22822



三十四卷
王。驚。百。年。長。恨。

天上烏飛兔走人間古往今來昔年歌管變荒臺
轉眼是非興敗須識蘭中取靜莫因乖過成豔
不貪花酒不貪財一世無災無害

話說江西饒州府餘干縣長樂村有一小民叫做張
乙因販些雜貨到於縣中夜深投宿城外一邸店店
房已滿不能相容間壁鎖下一空房却無人住張乙
道店主人何不開此房與我主人道此房中有鬼不
敢留客張乙道便有鬼我何懼哉主人只得開鎖將

燈一盞掃帚一把交與張乙張乙進房把燈放穩挑得亮亮的房中有破牀一張塵埃堆積用掃帚掃淨展上鋪蓋討些酒飯喫了推轉房門脫衣而睡夢見一美色婦人衣服華麗自來薦枕夢中納之及至醒來此婦宛在身邊張乙問是何人此婦道妾乃隣家之婦因夫君遠出不能獨宿是以相就勿多言久當自知張乙不再問天明此婦辭去至夜又來歡好如初如此一夜店主見張客無事偶話及此房內曾有婦人縊死往往作怪今番却太平了張乙聽在肚裡至夜此婦仍來張乙問道今日店主人說這房中

有縊死女鬼莫非是你此婦並無慚諱之意荅道奴身是也然不禍于君君幸勿懼張乙道試說其詳此婦道妾乃娼女姓穆行廿二人稱我為廿二娘與餘干客人楊川相厚楊許娶妾歸去妾將私財百金為助一去三年不來妾為鴛兒拘管無計脫身挹鬱不堪遂自縊而死鴛兒以所居售人今為旅店此房昔日妾之房也一靈不泯猶依棲於此楊州與你同鄉可認得麼張乙道認得此婦道今其人安在張乙道去歲已移居甯州南門娶妻開店生意甚是婦人嗟歎良久更無別語又過了二日張乙要回家婦人道

妾願始終隨君，未識許否？張乙道：倘能相隨，有鴛鴦可。婦人道：君可製一小木牌，題曰廿二娘神位，置手篋中。但出牌呼妾，妾便出來。張亦許之。婦人道：妾尚有白金五十兩，埋于此牀之下，沒人知覺。君可取，與張掘地，果得白金一瓶。心中甚喜，過了一夜。次日，張乙寫了牌位，收藏好了。別店主而歸到于家中，將此事告與渾家。渾家初時不喜，見了五十兩銀子，遂不真怪張乙。于東壁立了廿二娘神主，其妻戲往呼之。日日裡竟走出來，與妻施禮。妻初時也驚訝，後遂慣了，不以爲事。夜來張乙夫婦同床，此婦亦來也不。

之狹窄，過了十餘日。此婦道：妾尚有夙債在子，若能隨我去索取，否？張利其所有，一口應承。卽時領船而行。船中供下牌位，此婦同行，同宿全不避人。不則一日到了饒州南門，此婦道：妾往楊川家討債去。張乙方欲問之，此婦倏已上岸。張隨後跟去，見婦竟入一店中去了。問其店，正楊川家也。張久候不出，忽見楊舉家驚惶，少頃哭聲振地。問其故，店中人云：主人楊川向來無病，忽然中惡，九竅流血而死。張乙心知廿二娘所爲，嘿然下船，向牌位苦叫，亦不見出來了。方知有夙債在，鄰城乃楊川負義之債也。有

詩歎云

王魁負義曾遭譴

李益虧心亦改常

請看楊川下稍事

皇天不佑薄情郎

方纔說穆廿二娘事，雖則死後報冤，却是鬼自出頭，還是渺茫之事。如今再說一件故事，叫做王嬌鸞百年長恨。這個冤更報得好，此事非唐非宋，出在國朝。天順初年，廣西甘田蠻作亂，各處調兵征勦，有臨安衛指揮王忠所領一枝浙兵，違了限期，被參降調河南。南陽衛中所千戶，即日引家小到任。王忠年六十餘，止一子，王彪，頗一柁驍勇，督撫留在軍前効用。到省

兩個女兒長曰：嬌鸞，次曰：嬌鳳。鸞年十八，鳳年十五。鳳從幼育于外家，就與表兄對姻，只有嬌鸞未曾許配。夫人周氏原係你繼妻，周氏有嫡姐，嫁曹家，寡居而貧。夫人接他相繼，甥女嬌鸞舉家呼為曹姨。嬌鸞幼通書史，舉筆成文，因愛女慎于擇配，所以及笄未嫁。每每臨風感歎，對月淒涼，惟曹姨與鸞相厚，知其心事。他雖父母亦不知也。一日清明節，屈和曹姨及侍兒明霞後園打鞦韆。雙子正在鬧熱之際，忽見牆缺處有一美少年，紫衣青巾，舒頭觀看，連聲喝采。荒得嬌鸞滿臉通紅，推著曹姨的背，急回香房。侍女也進

去了，生見園中無人踰牆而入，鞦韆架于尚春，餘香彷彿正在凝思，忽見草中一物拾起看時，乃三尺線繡香羅帕也。生得此如獲珍寶，聞有人聲自內而來，復踰牆而出，仍立于牆缺邊看時，乃是侍兒來尋香羅帕的。生見其三回五轉，意興已倦，微笑而言，小娘千羅帕已入人手，何處尋覓？侍兒見擡頭見是秀才，便上前萬福道：相公想已檢得乞，卽見還感德不盡。那生道：此羅帕是何人之物？侍兒道：是小姐的那生道：既是小姐的東西，還得小姐來討。方纔還他。侍兒道：相公府居何處？那生道：小生姓周名廷章，蘇州府吳江縣人，父親爲本學司教，隨任在此，與尊府只一坊之隔。原來衛署與學宮基址相連，衛叫做東衙，學叫做西衙，花園之外，就是學中的隙地。侍兒道：貴公子又是近隣，失瞻了。妾當稟知小姐奉命相求。廷章道：敢聞小姐及小娘子大名，侍兒道：小姐名嬌鸞，主人之愛女，妾乃貼身侍婢明霞也。廷章道：小生存小詩一章，相煩致于小姐，卽以羅帕奉還。明霞本不肯替，他寄詩因要羅帕入手，只得應允。廷章道：煩小娘子少待，廷章去不多時，携詩而至。桃花箋疊成方勝，明霞接詩在手，問羅帕何在。廷章笑道：羅帕乃至寶，得

之非易豈可輕還小娘子且將此詩送與小姐看了
待小姐回音小生方可奉壁明霞沒奈何只得轉身

只因一幅香羅帕

惹起千秋長恨歌

話說鸞小姐自見了那美少年雖則一時慚愧却也
挑動個情字口中不語心下躊躇道好個俊俏郎君
若嫁得此人也不枉聰明一世忽見明霞氣忿忿的
人來鸞鸞問香羅帕有了麼明霞口稱怪裏香羅帕
却被西衙周公子收着就是牆缺內喝采的那紫衣
郎君鸞鸞道與他討了就是明霞道怎麼不討也得
他肯還鸞鸞道他爲何不還明霞道他說小生姓鳳

名廷章湖州府吳江人氏父爲司教隨任在此

家只一堵牆之隔既是小姐的香羅帕必須小姐自討

嬌鸞道你怎麼說明霞道我說待妾稟知小姐奉命
相求他道有小詩一章煩吾傳遞待有回音纔把羅
帕還我明霞將桃花箋遞與小姐嬌鸞見了這方勝
已有三分之喜拆開看時乃七言絕句一首

怕出佳人分外香

天公教付有情郎

殷勤寄取相思句

擬作紅絲入洞房

嬌鸞若是個有才意的拚着送了這羅帕把詩燒了
分付侍兒下次再不許輕易傳遞天大的事都完了

奈嬌鸞一來是及瓜不嫁知情慕色的女子。二來請
吐才情不肯埋沒亦取薛壽箋答詩八句

妾身一點玉無瑕

生自侯門將相家

靜裡有親同對月

閒中無事獨看花

碧梧只許來奇鳳

翠竹那容入老鴉

寄語異鄉孤另客

莫將心事亂如麻

明霞捧詩方到後園廷章早在缺牆相候明霞道小
姐已有回詩了可將羅帕還我廷章將詩讀了一遍
益慕嬌鸞之才必欲得之道小娘子耐心小生又有
新詩再回書房寫成一絕

若容鸞鳳雙棲樹

異鄉孤另果堪憐

若容鸞鳳雙棲樹

一夜肅聲入九天

明霞道羅帕又不還只管寄什麼詩我不寄了廷章
袖中出金簪一根道這微物奉小娘子權表寸敬多
多致意小姐明霞貪了這金簪又將詩回復嬌鸞嬌
鸞看罷悶悶不悅明霞道詩中有甚言語觸犯小姐
嬌鸞道書生輕薄都是調戲之言明霞道小姐大才
何不作一詩罵之以絕其意嬌鸞道後生家性重不
必罵且好言勸之可也再取薛壽箋題詩八句

獨立庭際傍翠陰

侍兒傳語意何深

滿身竊玉偷香胆

一片撩雲撥雨心

丹桂豈容稚子折

珠簾那許曉風侵

勸君莫想陽臺夢

努力攻書入翰林

自此一倡一和漸漸情熟往來不絕明霞的足跡不

斷後園廷章的眼光不離牆缺詩篇甚多不暇細述

時屆端陽王千戶治酒于園亭家宴廷章于牆缺籬

來明知小姐在于園中無由一面侍女明霞亦不能

通一語正在氣悶忽撞見衛卒孫九那孫九善作本

匠長在衛裏服役亦多在學中做工廷章遂題詩一

絕對固了將青蚨二百賞孫九買酒喫托他寄與衛

霞姐孫九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伺候到次早纔

個方便寄得此詩于明霞明霞迺于小姐拆開看

之前有叙云端陽日園中望嬌娘子不見透古一絕

本寄

配成綵線思同結

傾就蒲觴擬共斟

霧隔湘江歡不見

錦葵空有向陽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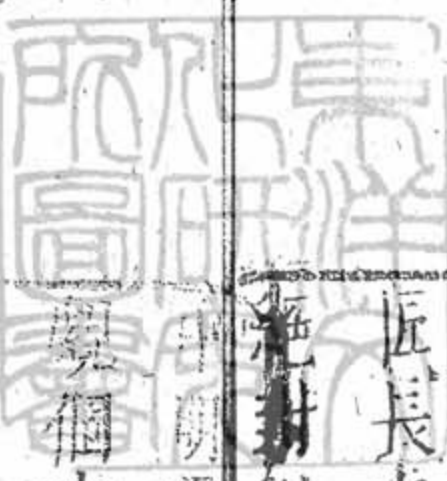
後寫松陵周廷章拜稿嬌娘看了置于書几之上適

當梳頭未及酬和忽曹姨走進香房看見了詩稿大

驚道嬌娘既有西廂之約可無東道之主此事如何

瞞我嬌鸞含羞答道雖有吟咏往來實無他事非敢

瞞我嬌鸞含羞答道雖有吟咏往來實無他事非敢



瞞姨娘也。曹姨道周生江南秀士，門戶相當，何不教他遣媒說合，成就百年姻緣，豈不美乎？嬌鸞點頭道：是梳粧已畢，遂答詩八句。

深鎖香閨十八年

不客風月透簾前

綉衾香暖誰知苦

錦帳春寒只愛眠

生憎杜鵑聲到耳

死愁蝴蝶夢來纏

多情果有相憐意

好倩冰人片語傳

廷章得詩，遂假托父親周司教之意，央趙學究往至千戶處求這頭親事。王千戶亦重周生才貌，但婿是愛女，况且精通文墨，自己年老一應衛中文書，

北都靠着女兒相幫，少他不得不忍棄之于他，以

此遲疑未許，廷章知姻事未諧，心中如刺，乃作書寄

于小姐，前寫松陵友弟廷章拜稿。

自觀芳容未寧狂魄，夫婦已是前生定，須死靡他。媒妁傳來今日言，為期未決，遙望香閨深鎖，如唐太宗離月宮而空想嫦娥，要從花園戲遊，似牽牛郎隔天河而苦思織女，倘復遷延于月日，必當天折于溝渠，生若無緣，死亦不賒，勉成拙律，深冀哀

憐詩曰

未有佳期慰我情

可憐春價值千金

悶來窓下三杯酒

愁向花前一曲琴

人在鎖窓深處好

悶回羅帳靜中吟

孤恁一樣昏黃月

肯許相携訴寸心

嬌鸞看罷即時復書前寫虎衙愛女嬌鸞拜稿

輕荷點水弱絮飛簾拜月亭前懶對東風聽杜宇

畫眉窓下強消長晝刺鴛鴦人正困于粧臺詩忽

墜于香案啓觀來意無限幽懷自憐薄命佳人惱

殺多情才子一番信到一番使妾倍支吾幾度詩

來幾度令人添寂寞休得眺東牆學攀花之手可

以仰北斗駕折桂之心眼底無嫌書中有女自此

衷情到去切莫將消息問來人謹和佳篇仰祈滌

諒詩曰

秋月春花亦有情

也知身價重千金

雖窺青瑣韓郎貌

羞聽東牆崔氏琴

痴念已從空裡散

好詩惟向夢中吟

此生但作乾兄妹

直待來生了寸心

廷章閱書讚歎不已讀詩至末聯此生但作乾兄妹

忽然想起一計道當初張琪申純皆因兄妹得就私

情王夫人與我同姓何不拜之為姑僕可通家往來

于中取事矣遂托言西衙窄狹且是喧鬧欲借衙署

後園觀書，周司教自與王千戶開口，王翁道彼此通家，就在家下喫此，見成茶飯不煩饋送，周翁感激不盡，回向兒子說了。廷章道雖承王翁盛意，非親非故，難以打攪孩兒，欲備一禮拜認周夫人爲姑姑，姪一家庶平有名，周司教是糊塗之人，只要討些小便宜，道在從我兒行事。廷章又央人通了王翁夫婦，擇個吉日備下綵段書儀，寫個表姪的名刺，上門認親。極其卑遜，極其親熱。王翁是個武人，只好奉承，遂請入中堂，教奶奶都相見了。連曹姨也認做姨，娘嬌鸞是表妹，一時都請見禮。王翁設宴，後堂權當會親，一家說當日盡歡而散。

姻緣好惡猶難問

踪跡親疎已自分

次日王翁收拾書室，接內姪周廷章來讀書，却也曉得隔絕內外，將內宅後門下鎖，不許婦女入于花園。廷章供給自有外廂照管，雖然搬做一家，音書來往反不便了。嬌鸞松筠之志，雖存風月之情，已動。况既在席間，眉來眼去，怎當得園上鳳鳴鸞，分愁緒，無聊鬱成一病。朝涼暮熱，茶飯不沾。王翁迎醫問卜，全然不濟。廷章幾遍到中堂問病，王翁只教致意，不令進

房廷章心生一計，因假說長在江南會通醫理，表妹不知所患何症，待姪兒診脈，便知王翁向夫人說了，又教明霞道達了小姐，方纔迎入。廷章坐于床邊，假以看脈爲由，撫摩了半晌，其時王翁夫婦俱在，不好交言，只說得一聲保重，出了房門。對王翁道：表妹之疾，是抑鬱所致，常須于寬敞之地散步，闢情更使女伴勸慰，開其鬱抱，自當勿藥。王翁敬信，周生更不疑惑，便道：衙中只有園亭，並無別處寬敞。廷章故意道：若表妹不時要園亭散步，恐小姐在彼不便，暫請暫登道院，既爲兄妹，復何嫌阻？即日教開了後門，將

鎖鑰付曹姨收管，就教曹姨陪侍女兒，任情閒耍。明霞伏侍寸步不離，自以爲萬全之策矣。却說嬌鸞原爲思想周郎致病，得他撫摩一番，已自歡喜，又許散步園亭，陪伴伏侍者，都是心腹之人，病便好了一半。每到園亭，廷章便得相見，同行同坐，有時亦到廷章書房中喫茶，漸漸不避嫌疑，挨肩擦背。廷章捉個空，向小姐懇求，要到香閣一望。嬌鸞月視曹姨，低低向生道：鎖鑰在彼，兄自求之。廷章已悟，次日，廷章取吳綾二端，金釧一副，央明霞獻與曹姨。姨問鸞道：周公

子厚禮見惠，不知何事。嬌鸞道：年少狂生，不無過失。

渠要姨包容耳。曹姨道：你二人心裏我已悉知，但有往來，決不泄漏。因把匙鑰付與明霞，鴛鴦心大喜。遂題一絕寄廷章云：

暗將私語寄英妻

倘向人前莫亂開

今夜香閨春不鎖

月移花影玉人來

廷章得詩，喜不自禁。是夜黃昏已罷，雅鼓方聲。廷章悄步及于內宅後門半啓，推身而進。自那日房中看脉出園上來，依稀記得路徑，緩緩而行。但見燈光外射明霞候于門側。廷章步進，香房與鴛鴦施禮，便欲攬抱。鴛鴦將生攔開，喚明霞快請曹姨來同坐。廷章大失

所望，自陳苦情，責其變卦。一時急淚欲流。鴛鴦道：妾本貞姬，君非蕩子，只因有才有貌，所以相愛。相憐妾既私君，終當守君之節。君若棄妾，豈不負妾之誠？必矢明神誓同白首。若還苟合，有死不從。說罷，曹姨適至。向廷章謝目間之惠。廷章遂央姨為媒，誓諧伉儷。口中呪願如流而出。曹姨道：二位賢甥，既要我為媒，可寫合同婚書四紙，將一紙焚于天地，以告鬼神；一紙留于吾手，以為媒證；你二人各執一紙，為他日合巹之驗。女若負男，疾雷震死；男若負女，亂箭亡身。再受陰府之愆，永墮酆都之獄。生與鴛鴦聽曹姨說得痛切。

各各歡喜遂依曹姨所說寫成婚書誓約先拜天地
後謝曹姨姨乃出清果醇醪與二人把盞稱賀二人
同坐飲酒直至三鼓曹姨別去生與鸞携上床雨
雲之樂可知也五鼓鸞促生起身囑付道妾已委身
于君君休負恩于妾神明在上難察難逃今後妾若
有暇自遣明霞奉迎切莫輕行以招物議廷章字字
應承留戀不捨鸞急教明霞送出園門次日鸞寄生
二律云

昨夜同君喜事從

芙蓉帳煖語從容

貼胃交股情偏好

撥雨掠雲興轉濃

一枕鳳鸞聲細細

半窓花月影重重

曉來窺視鴛鴦枕

無數飛紅撲綉絨其二

衾翻紅浪效綢繆

乍抱郎腰分外羞

月正圓時花正好

雲初散處雨初收

一團恩愛從天降

萬種情懷得自由

寄語今宵中文夜

不須歌枕看牽牛其三

廷章亦有酬答之句自此鸞疾盡愈門鎖竟弛或三
日或五日鸞必遣明霞召生來往旣頻恩情愈篤如
此半年有餘周司教任滿陞四川峨眉縣尹廷章戀
鸞之情不肯同行只推身子有病怕蜀道艱難况學

業未成師友相得尚欲留此讀書周司教平昔縱子
言無不從起身之日廷章送父出城而返鸞感廷章
之留是日邀之相會愈加親愛如此又半年有餘其
中往來詩篇甚多不能盡載廷章一日閱邸報見父
親在蛾眉不服水土告病回鄉久別親闈欲謀歸覲
又牽鸞情愛不忍分離事在兩難憂形于色鸞探知
其故因置酒勸生道夫婦之愛瀚海同深父子之情
高天難比若戀私情而忘公義不惟君失子道累妾
亦失婦道矣曹姨亦勸道今日暮夜之期原非百年
之算公子不如暫回鄉故且觀雙親倘于定省之間

即議婚姻之事早完誓願免致情牽廷章心猶不決
嬌鸞教曹姨竟將公子欲歸之情對王翁說了此日

正是端陽王翁治酒與廷章送行且致厚贖廷章義
不容已只得收拾行李是夜鸞另置酒香闈邀廷章
重伸前誓再訂婚期曹姨亦在坐千言萬語一夜不
睡臨別又問廷章住居之處廷章道問做甚麼鸞道
恐君不即來妾便于通信耳廷章索筆寫出四句

思親千里返姑蘇

家住吳江十七都

須問南麻雙漾口

延陵橋下督糧吳

廷章又解說家本吳姓祖當里長督糧有名督糧吳

家周是外姓也此字雖然寫下欲見之切度日如歲
多則一年少則半載定當持家君東帖親到求婚央
不忍閨閣佳人懸懸而望言罷相抱而泣將次天明
鸞親送生出園有聯句一律

綢繆魚水正投機

無柰思親使別離

廷章

花圃從今誰待月

蘭房自此懶圍棋

廷章

惟憂身遠心俱遠

非慮文齊福不齊

廷章

低首不言中自省

強將別淚整蛾眉

鸞

須臾天曉鞍馬齊備王翁又于中堂設酒妻女畢集

為上馬之餞廷章再拜而別鸞自覺悲傷欲泣潸潸

內室取烏絲箋題詩一律使明霞送廷章上馬何便

投之章于馬上展看云

同携素手並香肩

送別那堪雙淚懸

郎馬未離青柳下

妾心先在白雲邊

妾持節操如姜女

君重綱常類閔騫

得意匆匆便回首

香閨人瘦不禁眠

廷章讀之淚下一路上觸景興懷未嘗頃刻忘焉也

閒話休敘不一日到了吳江家中參見了二親一門

歡喜原來父親已與同里魏同知家議親正要接兒

子回來行聘完婚生初時有不願之意後訪得魏女

美色無雙且魏同知十萬之富裝奩甚豐慕財貪色
遂忘前盟過了半年魏氏過門夫妻恩愛如魚似水
竟不知王嬌鸞爲何人矣

但知今日新粧好

不願情人望眼穿

却說嬌鸞一時勸廷章歸省是他賢慧達理之處然
已去之後未免懷思白日淒涼黃昏寂寞燈前有影
相親帳底無人共語每遇春花秋月不覺夢斷魂驚
推過一年杳無音信忽一日明霞來報道姐姐可要
寄書與周姐夫麼嬌鸞道那得有這方便明霞道道
纔孫九說臨安備有人來此下公文臨安是杭州地

吳江經過是個便道嬌鸞道既有便可教孫
九爲付那差人不要去了卽時修書一封曲叙別離
之意囑他早至南陽同歸故里踐婚姻之約成終始
之交書多不載書後有詩十首錄其一云

端陽一別杳無音

兩地相看對月明

暫爲椿萱辭虎衛

莫因花酒戀吳城

遊仙閣內占離合

拜月亭前問死生

此去願君心自省

同來與妾共調羹

詞皮上又題八句

此書煩遞至吳衙

門面春風足可誇

父列當今宣化職

祖居自古督糧家

已知東宅隣西宅

猶恐南麻混北麻

去路逢人須借問

延陵橋在那村此

又取銀釵二股為寄書之贈書去了七個月並無音

耗時值新春又訪得前衛有個張客人要往蘇州辦

貨嬌鸞又取金花一對與孫九送與張客求他寄書

書意同前亦有詩十首錄其一云

春到人間萬物鮮

香閨無奈別魂牽

東風浪蕩君尤蕩

皓月團圓妾未圓

情洽有心勞白髮

天高無計托青鸞

裏腸萬事憑誰訴

寄與才郎仔細看

封文士題一絕

蘇州咫尺是吳江

吳姓南麻世督糧

囑付行人須着意

好將消息問才郎

張客人是志誠之士往蘇州收貨已畢賚書親到吳

江正在長橋上問路恰好周廷章過去聽得是河南

聲音問的又是南麻督糧吳家情知嬌鸞書信怕他

到彼知其再娶之事遂上前作揖通名邀往酒館三

杯拆書看了就于酒家借紙筆匆匆寫下回書推說

父病未痊方侍醫藥所以有誤佳期不久即當會面

無勞注想書後又寫路次借筆不備希諒張客收了
 回書不一日回到南陽付孫九回復鸞小姐鸞拆書
 看了雖然不會定個來期也當盡餅充饑望梅止渴
 過了三四個月依舊杳然無聞嬌鸞對曹姨道周郎
 之言欺我耳曹姨道誓書在此皇天鑒知周郎獨不
 怕死乎忽一日聞有臨安人到乃是嬌鸞妹子嬌鳳
 生了孩兒遣人來報喜嬌鸞彼此相形愈加感歎且
 喜又是寄書的一個順便再修書一封托他這是第
 三封書亦有詩十首末一章云

叮嚀才子莫蹉跎

百歲夫妻能幾何

王氏女為周氏室

文官子配武官娥

三封心事煩青鳥

萬斛閒愁鎖翠蛾

遠路尺書情未盡

相思兩處恨偏多

封皮上亦寫四句

此書煩遞至吳江
 去路不須馳步問

權督南麻姓字香
 延陵橋下暫停航

鸞自此寢廢餐忘香消玉減暗地淚流懨懨成病父
 母欲為擇配嬌鸞不肯情願長齊奉佛曹姨勸道周
 郎未必來矣母拘小信自誤青春嬌鸞道人而無信
 是禽獸也寧周郎負我我豈敢敢負神明哉光陰荏

萬不覺已及三年，嬌鸞對曹姨說道：聞說周郎已婚他族，此信未知真假。然三年不來，其心腸亦改變矣。但不得一實信，吾心終不死。曹姨道：何不央孫九親往吳江一遭，多與他此盤費，若周郎無他更變，便候同來，豈不美乎？嬌鸞道：正合吾意，亦求姨娘一字，促他早早登程可也。當下嬌鸞寫就古風一律，其略云：

憶昔清明佳節時，與君邂逅成相知。嘲風弄月隨來往，撥動風情無限思。侯門曳斷千金索，携手肩遊盡閣好。把青絲結死生盟，山誓海情不薄白。

雲渺渺，草青青，才子思親欲別情。頓覺桃臉無春色，愁聽傳書鴈幾聲。君行雖不排鸞馭，勝似征蠻父兄去。悲悲切切斷腸聲，執手牽衣理前誓。與君成就鸞鳳友，切莫蘇城戀花柳。自君之去妾攢眉，脂粉慵調髮如帚。姻緣兩地相思重，雪月風花誰與共。可憐夫婦正當年，空使梅花蝴蝶夢。臨風對月無歡好，凄凉枕上魂顛倒。一宵忽夢汝娶親來，朝不覺愁顏老。盟言願作神雷電，九天玄女相傳。遊只歸故里，未歸泉。何故音容難得見，才郎意假妾意真。再馳驛使陳丹心，可憐三七羞花貌寂寞。

香閨思不禁

曹姨書中亦備說女甥相思之苦相望之切一書共作一封封皮亦題四句

蕩蕩名門宰相衙

更兼糧督鎮南糜

逢人不用亭舟問

橋跨延陵第一家

孫九領書夜宿曉行直至吳江延陵橋下猶恐無處不的直候周廷章面送廷章一見孫九滿臉通紅不問寒溫取書細于袖中竟進去了少頃教家童出來回復道相公娶魏同知家小姐今已二年南陽路遠不能復來矣回書難寫仗你代言這幅香羅帕乃初

本欲留你一飯誠恐老爹盤問與怪白銀五錢權充路費下次更不勞往返孫九聞言大怒擲銀于地不受走出大門罵道似你短行薄情之人禽獸不如可憐負了鸞小姐一片真心皇天斷然不佑你說罷大哭而去路人爭問其故孫老兒數一數二的逢人告誦自此周廷章無行之名播于吳江爲衣冠所不齒正是

平生不作虧心事

世上應無切齒人

再說孫九回至南陽見了明霞復悲泣不已明霞道

莫非你路上喫了苦莫非周家郎君死了孫九只是
搖頭停了半晌方說備細如此如此他不要回書只
將羅帕婚書送還以絕小姐之念我也不去見小姐
了說罷拭淚歎息而去明霞不敢隱瞞備述孫九之
語嬌鸞見了這羅帕已知孫九不是個謊話不覺怒
氣填胸怒色盈面就請曹姨至香房中告訴了一遍
曹姨將言勸解嬌鸞如何肯聽整整的哭一日三
夜將三尺香羅帕反覆觀看欲尋自盡又想道我婚
鸞名門愛女美貌多才若嘿嘿而死却便宜了薄情
之

製絕命詩三十二首及長恨歌一篇詩云

倚門默默思重重

自歎雙雙一笑中

情惹透絲牽嫩綠

恨隨流水縮殘紅

當時只道春回准

今日方知色是空

回首凭欄情切處

間愁萬里怨東風

餘詩不載其長恨歌略云

長恨歌爲誰作題起頭來心便惡朝思暮想無了
期再把鸞箋訴情薄妾家原在臨安路麟閣功勳受
恩露後因親老失軍機降調南陽衛千戶深閨養
育嬌鸞身不曾舉步離中庭豈知二九災星到忽
隨女伴粧臺行鞦韆戲蹴方纔罷忽驚牆角生人

話含羞歸去香房中倉忙尋覓香羅帕羅帕誰知
入君手空令梅香往來走得蒙君贈香羅詩惱妾
相思淹病久感君拜母結絲兒來詞去簡饒恩情
只恐惡情成苟合兩曾結髮同山盟山盟海誓還
不信又托曹姨作媒證婚書寫定燒蒼穹始結于
飛在天命情交二載甜如蜜才子思親忽成疾妾
心不忍君心愁反勸才郎歸故籍叮嚀此去姑蘇
城花街莫聽陽春聲一觀慈顏便回首香閨可念
人孤另囑付殷勤別才子棄舊憐新任從爾那知
一去意忘還終日思君不如死有人來說君重婚

香欲信仍難憑後因尋九去復返方知仇
文君此情恨殺薄情者千里姻緣難割捨到于恩
情都負之得意風流在何也莫論妾愁長與短無
處箱囊詩不滿題殘錦札五千張寫秃毛錐三百
管玉閨人瘦嬌無力佳期反作長相憶枉將八字
推子平空把三生卜周易從頭一一思量起往日
交情不虧汝既然恩愛如浮雲何不當初莫相與
鶯鶯燕燕皆成對何獨天生我無配嬌鳳絲子小
二年適添孩兒已三歲會懶輕棄千金軀伊歡我
獨心孤悲先年誓願今何在舉頭三尺有神祇

往江南妾江北千里關山遠相隔若能兩翅忽然
生飛向吳江近君側初交你我天地知今來無
人揚非虎門深鎖千金色天教一笑遣君機恨若
短行歸陰府譬似皇天不生我從今書遞故人收
不望回音到中所可憐鐵甲將軍家玉閨養女嬌
如花只因頗識琴書味風流不久歸黃沙白羅衣
三懸高梁飄然眼底竟茫茫報道一聲嬌鸞縷滿
城笑殺臨安王妾身自思非良女擅把閨情賤輕
許相思債滿還九泉九泉之下不饒汝當初寵愛
非如今我今怨汝如海深自知妾意皆仁意誰相

君心似我心再將一幅羅紋縐殷勤遠寄郎家
日歎與亡替此物殺人可忍情難饒反覆叮嚀只
如此往日閒愁今日止君今肯念舊風流飽看
鸞書一紙

書已寫就欲再遣孫九孫九咬牙怒目決不肯去正
無其便偶值父親痰火病發喚嬌鸞替他檢閱文書
嬌鸞看文書裡面有一宗乃勾木衛逃軍者其軍
吳江縣人鸞心生一計乃從前倡和之詞并今日
絕命詩及長恨歌彙成一紙合同婚書二紙置于
內總作一封入于官文書內封同上填寫南陽衛掌

印千戶王投下直隸蘇州府吳江縣當堂開拆打發
 公差去了王翁全然不知是晚嬌鸞沐浴更衣共
 霞出去烹茶開了房門用杌子填足先將白練掛于
 梁上取原日香羅帽向咽喉扣住接連白練打個
 結。燈開杌子兩腳懸空煞帶闌三魂漂渺七鬼幽
 明年二十一歲

始終一幅香羅帽

成也蕭何敗也何

明霞取茶來時見房門閉緊敲打不開慌忙報與曹
 姨曹姨同周老夫人打開房門看了這驚非小王
 也來了合家大哭竟不知什麼意故少不得買棺



在此事閣過休題再說吳江闕大尹接得南陽衛文
 書拆開看時深以為奇此事曠古未聞適然本府趙
 推官隨察院樊公社按臨本縣問大尹與趙推官是
 金榜同年因將此事與趙推官言及趙推官取而觀
 之遂以奇聞報知樊公樊公將詩歌及婚書反覆詳
 味深惜嬌鸞之木而恨周廷章之薄德乃命趙推官
 密訪其人次日擒拿解院樊公親自詰問廷章初
 抵賴後見婚書有據不敢開口樊公囑教重責五十
 收監行文到南陽衛查嬌鸞會否自縊不一日文書
 轉來說嬌鸞已死樊公乃于監中吊取周廷章到案

院堂上樊公罵道調戲職官家子女一罪也停妻再娶二罪也因奸致死三罪也婚書上說男若負女萬箭亡身我今沒有箭射你用亂棒打殺你以為薄倖男子之戒喝教合堂阜快齊舉竹批亂打下手時官商齊響着体處血肉交飛頃刻之間化為肉醬滿城人無不稱快周司教聞知登時氣死魏女後來改嫁向貪新娶之財色而沒恩背盟果何益哉有詩歡云

一夜恩情百夜多 負心端的欲如何

若云薄倖無冤報 請讀當年長恨歌

三十四卷終

第三十五卷

况太守路斷死孩兒

春花秋月足風流

不分紅顏易白頭

試把人心比松栢

幾人能為歲寒留

這四句詩泛論春花秋月惱亂人心所以才才子有悲秋之辭佳人有傷春之咏徃徃詩謎寫恨目語傳情月下幽期花間密約但圖一刻風流不顧終身名節這是兩下相思各還其債不在話下又有一等男貪而女不愛女愛而男不貪雖非兩相情願却有一片精誠如冷廟泥神朝夕焚香拜禱也少不得靈動起